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胡澄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

宋 陳均 撰

徽宗皇帝起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止癸未崇寧二年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初韓忠彦性柔懦天下事多决於曾布布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元或以建中乃德宗大平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亦以為嫌詔下中丞王覿曰義雖

取于皇極然襲前代之號乞以德宗為戒左正言任伯雨亦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必至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中函白氣至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

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外域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証也漸衡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外域竊發之証也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

又曰不明善惡親暱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盖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歷貞元寶歷開慶有赤氣之異惟文宗太和中爲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明盛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勑宫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絶生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事至必斷無以寛仁傷

大義使邪佞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

變為休祥矣

范純仁薨

時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宫使口占遺表勸上

清心寡慾約己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

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誣

謗未明至保佑之憂勤未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恩卹有加書其碑首

曰世濟忠直謚曰忠宣純仁賦性寛簡嘗曰吾平日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勤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殁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初貶永州諸子聞韓維謫筠州其子告章惇韓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言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

止

皇太后向氏崩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

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

時曾布為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為儀仗使布與宮官劉瑗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于是任伯雨言挺之無素行止出入曾布之門恐其

觀望宜加察焉

行入粟補官法

行于河東陝西路自奉職借職太廟齋郎其直各有

差仍免試注官

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

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乃無所統一

咸願推希純名數與執政侍從道之曾布等忌希純

因其請覲未及見亟託以闕新有喪高陽遼帥廹遣

之其實邊鄙未嘗有警也

雨雹

再竄章惇

任伯雨累疏言惇簾前異議乞正典刑未蒙施行自古奸邪未有不先犯名分而能為亂者也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卒于崇寧四年　初蘇軾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

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初天下既苦王安石新法宣仁臨朝一切罷易之而一時用事小人反側不安興造奸謀伺候事變而惇及蔡卞實為之首及相謂他事不足移人主意若以先帝為言則易以激怒可資于報復私怨由是紹述之論興焉知下及林希張商英最怨元祐大臣故力引之以為用與呂惠卿外相善而忌之不召也又深結中人藍從熙郝隨劉友端以自助惇獨相八年事無不如意士

大夫一語少異即以為遏絶紹聖動搖國是天下士
皆結舌而元祐黨禍起矣惇以實錄詆熙寧政事由
是前史官趙彥若等坐竄責尋用商英等章呂大防
劉摯蘇軾蘇轍等又再與司馬光呂公著以下皆貶
使林希主行謫詞惇猶奏曰前日再責呂大防等衆
咸以為寬哲宗不聽又請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來
至元祐九年四月臣僚章疏及申請事自宰執侍從
臺諫及職事兩省起居舍人以上并經筵史院帥臣

監司逐名編錄識者知搢紳之禍未已尋又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烈變更政事由是光以下再行追貶劉奉世等并皆遷謫其上書論及朝政者無不除名編管被罪者數千人自惇貶謫諸人悉以白帖子行之安燾李清臣與爭哲宗疑之鄭雍謂熙寧中王安石嘗行之取筭牘以白上乃止卞猶慮所及者未廣又請置局有詳取元祐初訴理所公牘由是得罪甚衆惇等讎毀宣仁而所以釋憾于元祐者猶未已也

以孟后宣仁之所厚忌之一旦掖庭秘獄起惇即迎合與郝隨相表裏以擠后孟后既廢惇等念極毀宣仁事未有實欲因追滅元祐數大臣名邢恕爲中丞與之誣造劉摯梁燾王巖叟謀爲廢立事以爲宣仁實屬意雍王又教蔡確之子渭進文及甫處語欲因加摯等以大逆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言王珪遣士充問其父當誰立事又引劉安世范祖禹論顧乳媪謂上已親女寵欲有傾搖于是同文館之詔獄起矣又

欲遣使嶺表置獄逮元祐之臣盡誅之又請發司馬光墓上並不聽甚至請追廢宣仁上雖不從然猶遣使杖殺陳衍等於海島從司馬光等家屬毀拆宣仁故宮常侍宮人皆逐出有誅者鄒浩之竄也惇以士大夫與語言交通或致簡叙別賂遺白上置獄劾浩自京師至新州連逮數百人黜將之奇以下數十人天下之士益以冤憤初惇之經制南北江也定懿洽建沅州乘勢得梅山然二年之間死傷凡二十萬兵所

至不以有罪無罪肆行誅戮無辜死者亦十八九南方兵禍自此始而所謂田畝租稅皆妄為鄧綰所劾及為相首以開邊勸上因言元祐臣僚棄地之罪謫降之外欲誅范純粹以行法紀夏人歲賜不通和市遣使議畫地界使孫路王瞻張詢等再造青唐邈川邊事而安南渠陽等事皆起瞻等進築城塞至五十所不復計地勢遠近險易汝遮城本元豐欲築而未敢者至是進築猶越汝遮二百五十里外築之

贍等遂言克復青唐邈川宗哥城池惇不及告同列即入奏請率百官賀且白上將兵勢威夏國四方賀表繼至而湟州已告急熈河帥种朴敗死上為之震駭遂復棄鄯州關中由此大困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惇請論如指斥乘輿法上特貸死惇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雖多殺不禁也初下清臣布皆與惇比而為惡惇疑清臣嘗圖相位起田嗣宗獄窴之極刑清臣由此逐去惇下亦意好晚乘二人

紛紛各立黨與政以此日亂矣

三月以江公望為左司諫

公望言人主寡慾以養心則心常虛而疏通端意以寧神則神常靜而淵默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之運豈獘獘然以事為哉又言天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

避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
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
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牽制天下之妙理
嗟夫戰國之縱横秦漢之并吞有為之敗執之失故
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亦幸爾今有器
焉蟲而不餙蕩而不綑漏而不眞置之能安以否身
坐其中雖巨有力焉能運行以否一日為有力者負
之而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

仁為朴以義為削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羣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羣動之所止止而不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誰能移之也得之于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敝屣非有愛也承之于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

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滯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斃也不畏多難而以無為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内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途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還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

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之何而不思也

棄湟州

時既棄鄯州于是大酋希巴烏迎懐德之弟錫羅薩

勒入居之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邊之策及

盜青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從薄責而知河州姚雄

又奏諸番怨贍等入骨樞密院請斬贍以謝一方議

者又多請棄湟州朝廷問姚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

將陳廸諭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為可棄無疑朝廷

委雄措置雄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王關以歸統制官
劉玠命居商旅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畀趙懷德
而轄正與懷德俱還湟州于是懷德與希巴烏錫羅
薩勒合追咎轄正先降轄正不安求內徙詔轄正居
鄧州未幾卒
解任伯雨言職
時紹述之論已興伯雨居言職僅半載所上百有餘
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宮禁宗廟者細故不論曾布

方用事伯雨欲擊之布覺乃先出伯雨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復宗學

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置　宣和二年賜宗學宗子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朔大雨雹

以徐勣為翰林學士

時為給事中直學士院上疏言六事曰時要任賢求諫

選用破朋黨明賞罰謂治國者未有用此而不治舍此而不亂大率皆指陳當時之弊上嘉納之曾布初以熈豐法行之歲久當補其弊已而布背前議以為熈豐之法萬世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上久不決以問勳勳曰臣觀聖意所以未決得非欲兩存乎上曰朕意正爾勳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以棄湟州何如對曰青唐不毛之地自收復以來歲費億萬

計皆仰給內郡是徒有得地之名無獲地之實棄之使陛下以此為鑒自今勿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上然之遂有是命

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附永裕陵

六月集禧觀火

翰林學士王覿言臣聞漢史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性得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則火數起

臣望謹留聖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可銷祥可兆矣

解陳祐言職

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出通判滁州責辭略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宣押布視事布察上意悅因及祐章且言祐欲逐臣復行元祐之政則不由聖意不回也上曰安有此理又言岑象求龔揚言云軾轍不相不已當并逐之　後兩日左諫議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上

不顧次升自袖去而左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之何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于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如知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紹述分元豐元祐起

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唯不可傳會他日為上誦之上以為名言

范純禮罷

純禮奏言近見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必一一皆如

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令議論之官有不得志于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耳未必皆為國事蓋乘時以要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何如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員郎擢為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事擢為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真宗自河陽判官擢為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士必出

於非次擢用若惟侍輔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孫寒
寡援正直自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赤報國之心
何由而見之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
之謂駙馬都尉王銑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
可先是銑嘗求為承旨欽聖謂銑浮薄遂以命王師
約布妄言出于純禮以激怒銑銑信而恨銑館伴遼
使稱純禮狎宴席間語犯御名為中丞趙挺之諫議
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獨明純禮無過而純禮不

復辨遂出知潁昌府自此韓忠彦之客相繼被逐矣

秋七月嚴河東火葬禁

轉運使孫賁言河東習俗儉陋死者焚之韓琦知太原官營墓域使葬其後罷藉奏蠲地税孫沔乞令三寺主之歲度一僧仁宗悉從其請迨今歲久敝俗如故乞令守臣同運使官常加禁切無廢前規應河東州縣依此從之

曾肇徙知應天府

先是肇知太原府曾布言肇不習邊事乞别除一郡上許之且言肇性與卿逈别不同布曰肇性耿介自守但畏謹小心性頗執滯實無他也肇嘗以書責布略曰兄方當國得君正宜引用善人扶持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説不作以杜絶章惇蔡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来世所謂善人儒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内者亦皆置之閒地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皆惇卞之黨今日兄用事方盛彼固不敢言然其心豈忘

惇卞哉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曾氏之敗豈可逃耶思之可為寒心可為慟哭不知曾思之否况君行令亦豈有常安可不先事而慮願兄虛心克己凡用人行事詢謀僉同然後為之必無過舉但使正人聚於朝自然小人道消惇卞之黨無自入矣此乃安身保位全家族愛子孫之長計此不為而為彼曾氏禍至無日矣其可忽哉布答書略曰上踐阼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竄斥之人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

議論于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豐故上意憤鬱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必欲逐之上意益以不平上之所向未見其不當於理若使布俯順衆人共為違咈則誠所不敢也布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與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禍加於我哉恐不致家族之戮為祖考之羞而累及親友也惇卞素與之異趨今日乃欲與之解仇雖使甚愚如元祐之人亦不至此區區所以將順上

德但欲置天下和平安靜之域其使布黽勉於此則元祐之人未必至受禍布朝失此則京蔔暮至矣於斯時也元祐之人蹈覆轍而不已者其可為之痛心慟哭也惇卞所以嫁元祐之罪者以其毀先烈故加以無君之惡此禍奚為至我哉若自謂所引者皆正人所扶者皆正道以此杜絶惇卞復起之萌則元祐已試之效可見矣布則不然守常循理持平畏罪而無害物之心以保守而已廢興莫不有命仇怨之來

但當引避使惇卞輩時至命通非常安民所能除亦非稷易之徒所能禦也此乃至理頋味其言及蔡京既至布與肇皆不免

重修神宗實録

詔略曰日者史官或懐私見議論去取各有所偏參錯異同宜歸至當夫熈寧元豐事實具備元祐紹聖編録並存訂正討論其在今日筆則筆削則削宜公乃心是謂是非謂非無忝厥職其令史官取索元祐

紹聖所修實錄應於文字討論事迹參詳去取務不失實　初陳瓘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熈寧奏對議論之語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　十月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實錄參取元祐及陳瓘已刪除王安石日錄等指揮使勿行仍詔實錄以朱墨本進朱墨本者紹聖初別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

則以墨本上以雌黄塗之謂之墨本入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

江公望朱紱罷

殿直劉闕告蔡王府闕吏鄭鐸去年九月曾寫云隨龍人三班借職鄭鐸詔下開封府命推官吳師禮按治上問公望以師禮之為人公望以實對遂擢師禮為右司諫公望又言孝治之世豈容小人一門骨肉向章惇簾前妄議已有其迹蔡王年幼望陛下勿以

無根之言加諸至親只治府吏流諸嶺表以示天倫之愛詔出公望知淮陽軍絞為給事中亦坐繳奏出知壽州其後獄成鐸伏誅蔡邸不掛吏議上頗以獄詞平反太過葢法官不肯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

先是公望言增益邏者通舊為七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語增情飾非摘隱抉伏豈清時所宜有又言陛下近來畜能鳴善鬬之禽籠育羽佳音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

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鷂鶻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鶻畜久頗馴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頭以志之及言鐸事竟坐罷黜

安壽罷

壽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

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快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証不知果為紹述耶非耶當熈寧元豐內外府庫無不充盈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豐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以為遷延固寵之計故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於今

日而反謂紹述豈不誣哉今夷狄之情難測水患之變不常又慮盜賊潛謀承間竊發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備之無使飾詞以為身謀者得行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黨錮之禍唐末近習之患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蘇軾卒

于常州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

數百人相率飯僧于佛舍軾奬善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然終不以為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謚曰文忠

八月陳瓘罷

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之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

則公議私恩兩有所愧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畧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撰日錄辨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内連下五敕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于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謂沿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為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行竄黜宰相上之布云瓘責臣尊私史

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令責璀韓忠彥陸佃曰璀言誠過曾布當涵容遂自左司員外郎出知泰州　璀所奏五勅貼黄云朝廷應副邊事虛内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勅之所取雖有别用之處然前後相同以致匱乏至于今日遂使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勅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剩數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其年十一月勅起發見管常平

免役錢如前勑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勑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勑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一其年三月又勑諸路助役錢内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充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賜

一旦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刼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刼以廣西錢一百萬貫預和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干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軍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伯文足人戶請常年一貫文耳今於年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斂之

術臣恐自此一勑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充陝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

九月傅楫罷補之罷

上以楫潛藩舊寮多所咨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曾布自以于楫有所汲引恩異其助巳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右范純禮布滋不悅至是楫以時事寖更數求去遂自

中書舍人出知亳州　補之亦自吏部郎中出知河中府曾布自叙云補之等日與其黨計議傾揺必有達於上聽者又為管師仁輩所攻師仁謂軾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等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又自豐稷而下名還以來無不譽元祐而毀熈豐故上追省憤疾日甚一日自布在樞密院時上已嘗諭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然元祐之人尚以為皆出于布本非上意至此上意已明而韓忠彦

李清臣等猶欲回天衆莫不笑之忠彦嘗敷陳實録不當削韓琦章疏上數語人曰忠彦尚能主張韓琦朕豈不能主張神宗

冬十月李清臣罷

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訾毁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奸又初議建景靈西宫清臣嘗諫止之及宫成清臣漸見疎斥求有以

自因因奏西宫之成都人歡喜上不答清臣不自安
且再爲汝霖所劾遂自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
十一月復平準務
崇寧二年又分爲南北兩務
庚辰郊罷合祭
奉太祖配詔改明年元　初詔以郊見天地之始冬
祀權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爲非禮
雖權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爲常且言臣頃嘗備員禮

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為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而臣寮所見不同或欲省儀衛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李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袷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暫輟郊祀而于孟冬之月有事于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祠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即圜丘之北别祠

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
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
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神宗要當一正舊典
以為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
亦論合祭非禮上亦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為
疑忠彥曰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便罷曾布進曰
權合祭元祐七年指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
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誠以祀天地

何疑之有忠彦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

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

時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彦為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進此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能助者其圖如史記年表别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

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適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有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曾布進呈因密禀羣寮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付右丞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臣

於是上決意用京

豐稷罷

稷言近日建宫以寧神營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内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既數以言事忤權近自禮書出知蘇州

十二月邢恕等叙復

恕知隨州吕嘉問路昌衡知蘄州滁州安惇蹇序辰

綦卞並復官宫觀尋與郡名張商英等赴闕

河東地震

內嵐州樓煩縣經半月震不已

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

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

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

天祚也是歲改乾統政和初改天慶宣和三改保大

女真阿固達立

女真自大中祥符以後絶不與中國通逮元豐中嘗降詔高麗令女真驅馬求市亦無至者　女真凡數種有謂之生女真者其類尤繁有曰堪布者其長也裔孫曰英格號英格太師雄長諸部英格子曰阿固達為人沉毅而有大志初契丹國舊帳蕭轄哩聚衆為盜捕之不獲潛奔女真因命英格圖之英格遷延數月獨斬轄哩遣阿固達獻首級餘悉不遺謾云已誅絶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

粟練兵收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是歲英格死阿固達立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府潞晋隰代石嵐岢威勝保化寧遠等州軍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壊城壁屋舍人畜死甚衆詔官給錢瘞瘞優卹死傷之家鄧州録叅朱肱言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食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自古災異未有如此今録所上宰相曾布書

隨狀進呈其書畧曰比年以來日蝕者二地震者一

夫日蝕雖盛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也薄食正陽

異為大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者凡十一郡不闕

知相公闕　　　弭之也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必天

子自擇令監察御史闕　　　相公門人右正言

范致虛乃相公姪壻范致虛親弟闕　　　舉

盡言之則忘恩致虛爭之則忤親若皆不言則闕

此日月之所以薄蝕天地之所以震動

也慶歷中杜闕　歐陽文忠公力辨數公不
可去朝令安燾守西闕　安豐稷守會稽
賈易守南陽而鄧浩又乞東闕　宰
執百官而端人正士相繼求去此日月所以薄蝕天
地所以震動也紹聖初章惇為宰相安燾在政闕
燾一出而惇遂無所顧忌時相公在樞府
坐闕　得為無過也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
游談侍從闕　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

臣竊謂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
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闕　　　　鄒浩能言之
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
救也洎欽聖付神器於陛下相公英聲偉闕　在潛
邸注意委重天下之士傾心翹首以觀考闕　之效
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肱竊疑之伏惟相公遇災
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則遷然後可以來直言
肱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

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說皇太后令勿從

靈駕保佑哲廟以銅匕箸以飲水亦必為之親嘗故

也　五年賜確墓碑曰元豐受遺定策寧臣蔡確之

墓　宣和二年蔡京引確之子懋上啟述其父有定

策功詔追封汝南郡王

趙諗伏誅

諗江津人少敏給紹聖中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

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為名起兵據蜀與所
親何㵒王師直賈成時及日者羅京等同謀借姓孟
起兵以從蜀人之屬望上登極赦到諗謂㵒等曰章
惇必敗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事願勿出口遂入京
除太學博士請假還家欲回止諸人而黨中有發其
謀者獄具當族有詔誅之家屬分配湖廣
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
三月命内侍童貫如杭州監製器

製造御前生活　四年九月詔兩浙轉運使差開江兵卒駕杭州造作局御前生活物色舟自是楊戩始用事

夏五月嚴内降執奏法

詔畧曰應被受傳内降特旨並許三省密院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

韓忠彦罷

忠彦至都堂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

彦云具論奏乞罷免忠彦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
徑歸避位材及能甫之言大畧云哲宗踐阼之初退
托不言大臣因縁為奸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
材者司馬光呂公著陛下踐阼之初退托不言大臣
因縁為奸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彦李
清臣此四人者罪同惡均難議差别光與公著嘗被
追貶清臣已係殁亡所有忠彦偃然據位若令善去
何以為奸邪之警材又言臣進三奏忠彦引用元祐

奸黨盡變神考法度賴陛下照見奸謀力持紹述之
議而忠彥不知愧恥終無引去之意乞檢會臣前後
章疏付外遂出忠彥知大名府　先是王能甫言知
滁州劉安世曾解官為司馬光持服知潁州呂希純
當時言事呂公著多聽用之乞削職罷差遣遂並自
待制除修撰而差遣如故
再奪司馬光等官
諫官吳材王能甫輩排元祐不止諫議大夫彭汝霖

與御史徐餘郭熈等共論以為元祐人罪狀有紹聖
貶籍具在昨元符末敘復太優自是朝廷撿舉裁削
數日可畢不須俟彈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曾
布用其說悉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吕公著文彥
博吕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
雍以下四十有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
考潛邸舊臣有旨特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議定
謚官各罰金

籍黨人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彦曾任宰相

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

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

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黄庭堅黄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

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

陳彦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

曇曾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戫程頤朱光庭張舜張士良曾壽趙約譚扆楊偁陳侗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尋下詔畧曰昔在元祐奸臣擅邦倡率邪朋誣詆先烈謗讟訕訕必欲一變熙豐之法度凡所論列深駭聽聞已擇其尤者第加裁削外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職者亦勿復言令榜朝廷　七月又詔知和州曾肇罷右丞陸佃知海州王靚知常州豐稷知隨州王古宮觀

李格非知濮州謝文瓘永州安置鄒浩八人並依五月乙亥詔籍記　尋又禁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孫仕京　尋又禁羈置人入京及諸色人妄議宗廟指斥乘輿并許人告賞錢三千貫白身與三班借職有官人轉兩官

葬欽成皇后附永裕陵

旌孝行

周奇處州麗水人九歲喪母臥墳側二年有赤雀十

數巢其傍可俯而窺詔旌以束帛　時又有仙井監民樊譚母病割股以療母五月思橙譚泣立橙木下得實以饋有詔補榮州助教

閏六月曾布罷

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遂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復京翰林承旨尋遷尚書左丞京大與布異會布擬河北轉運使陳祐甫為戶部侍郎

祐甫之子廸布之愛壻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
也奈何使執政私其親布忿辨久之聲色少厲中書
侍郎温益叱布曰曾布於上前安得失禮上不悦於
是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
忠良而布亦連章乞罷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
居住又以嘗薦趙諗責散官知衡州明年論棄湟州
罪責賀州别駕言者再攻布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吕
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煅煉窮治由是曾紆曾繰等

一百五十餘人坐責有差降布為廉州司戸並依舊
衡州安置卒於大觀元年　布初用王安石薦上前
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助役市易保甲遣使
四出興農田水利皆布與惠卿建議而士大夫多爭
之布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毋敢
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挾私憤布賛之甚
力惇興大獄布無能解救或陰擠之然以士心不附
惇乃說請薦陳瓘張庭堅又請毋毀司馬光呂公著

碑又言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而不知畏陛下皆欲以傾惇而未能也會上即位惇逐而布總揆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消釋朋黨邪正雜用及韓忠彥罷布獨當國始進紹述之説崇寧初上始專意有所向于是京用而布得罪矣

竄鄒浩

初劉后為賢妃生子中宮虚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謚獻愍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稿

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襃歎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緘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偽疏謂本宫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浩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省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爲是云　浩母張氏絶賢浩之

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固何憂凡兩適嶺表不易初志

追貶李清臣竄豐稷張舜民

中書檢會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仁厚自元豐八年歷元祐紹聖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為相開導以殘忍殺民之事或托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暱昧語言加以榜釘手足剥割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有

悮聖時有傷和氣也詒貶武安節副　又以言者論稷及舜民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至於元符末首為言官倡導奸謀殊無忌憚二人辭謝言官上表皆譏謗先朝内舜民表云乃者藥石不進鳧雁僅存仗馬一鳴茅茹未巳南窮海表北践江湖脱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水陸者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匍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今未之或聞畢竟不知

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等語於是並責授散官睦州商州安置　上即位擢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陝西之弊有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土時以為名言

秋七月行久任法

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

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為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為式

以蔡京為右僕射

自曾布罷免而相位闕者踰月時知樞密院將之奇門下侍郎許將皆應次補京乃自尚書左丞超拜右相制下中外大駭賜京坐延和殿上命之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簾帷變更國事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廷無與為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云　時

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上嘗出玉醆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用條例司故事置於都省仍令遴柬臣僚共議因革時京初得志天下仰其所為乃托紹述之柄首置是

司講議元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為而未暇者京

請以吳居厚張商英及劉庚充詳定官范致虛王漢

之黎珣葉棣充參詳官又奏臣伏讀手詔如宗室冗

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

每事委官三員討論乞並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

令兼領不兼可及在外者並令斥罷見任赴司供職

又言凞寧條例司檢詳文字編修及編定并在司分

遣出外相度共十九人今事有多寡力有餘或不足

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喬方沈錫充尹牧檢討官強浚明李詩鮑貽慶充宗室檢討官李琰陶節夫吳儲充宂官檢討官家安國王覺崔彪充國用檢討官李充虞防林據充賦調檢討官韓敦立曾說余授充商旅檢討官馮諶李憕呂悰充鹽澤檢討官未幾樞密院亦立講議司請以曹誘為詳定官曾孝蘊為參詳官並從之　三年夏罷講議司密院之司亦隨罷　自京當國每除吏一啓擬毋慮數千人皆駭聞

張閣韓靜為郎官皆資淺中書舍人吳伯傳繳詞頭

京怒出伯傳知揚州

焚元祐法

竄張耒

耒以向者聞蘇軾身亡出己俸飯僧縞素而哭也言者謂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天下同歸乎至治未嘗有專門之學三代而下政教法度不自天子出故國異政家殊俗雖有專門之學未嘗為師弟子之服若

蘇軾張耒者適然相投遂為門下死黨非古人比者古之有道者猶且不為之服而況卒然相投之人耶張耒素輕朝廷今又畧無忌憚託為門弟子之名而肆為人臣所不敢為之禮原其情意天下且得共誅之詔責房州别駕黄州安置

罷春秋博士

仍詔進士勿治春秋以臣寮言元符末范柔中請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故也元祐初至紹聖廢之

八月置安濟坊

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初令諸郡置之尋復推

行於縣

復令進士兼試律

如元豐制

置居養院

以處鰥寡孤獨尋詔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數

乞丐法給米豆如不足即支常平司錢遺棄小兒仍

雇人乳養

復紹聖役法

論變法罪貶徐彦孚等官

彦孚朱彦彦陳察向紏劉唐老歐陽棐鍾正甫論端卿李昭玘陳瓘周鼎臣十一人並坐為户刑部官及尚書左右司朋附柄臣倡寛從之説删改元符勑條降官落職有差　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居官奉宫觀及呂希純周常

龔原范純粹劉安世王覿王古謝文瓘于沂汝婁和
鄂光江台洪州居住
九月籍元符末上書人為邪正等
初上出其書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與其客強浚明
葉夢得詳省第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
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
先是鹿敏求等並坐上書追官有差　又詔進士
劉復上書深詆哲宗政事以廢后為惑聰明以授璽

爲妖妄以韋敘元祐罪惡爲賢者不自私其黨以復
用元祐姦黨爲咨老成而舉八凱謂䖍秦作壓世道
短促欲恐脅妖聽又言哲宗罰及賢者子孫毀其碑
碣生者飲恨於遐方死者銜寃於幽壤三省宜子細
看詳送所司考正合得情罪昭示君臣分義以戒詆
毀誣罔宗廟之人　十月詔元符上書議論純正京
朝官喬世材等九人合閤門引對選入八人令三省
審驗在外乘驛赴闕　十二月詔元符之末下詔求

言比以章疏付有司考其邪正其言當於理陳父子
兄弟友恭之義者爲正等三自鍾世美以下四十一
人悉加旌擢其附會誣詆先帝政事者爲邪等四自
范柔中以下總五百餘人内取其謗斥尤甚者柔中
等三十八人責逐遠行次等者梁寛等四十一人各
與等第責降於是世美已卒贈諫議大夫餘人悉令
擢用柔中等並特勒停羈管諸州梁寛等各降黜有
差　初崔鶠應詔上書言故宰相司馬光陛下左右

以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為

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於是亦入邪等　知延

安府范純粹坐欲害役法乞輪差鄉户充衙前與宫

觀都水監丞李美簡坐欲害經術乞兼詩賦取進士

勒停　何執中言上書邪等不宜令到闕蔡京主之

刻御書黨籍端禮門

奉御寶批應元祐謫籍并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

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覺察不得與在京

差遣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
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
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
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
汶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
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
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

鄒浩張爵民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
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黄庭堅黄
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
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
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陳瓘蘇嘉龔夬呂希績歐
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彦
默劉昱魯君貺韓跂内臣張士良魯壽趙約譚扆王
偁陳詢張琳裴彦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

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　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明年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人為婚姻又詔應責降人子弟令參選人於衆狀内開其父親兄弟係與不係黨籍之人其後吕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彦默劉昱魯君貺韓跂九人並出籍

招陝西河東弓箭手陽景信等四人分使

陝西通行交子

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陜西民已取信今欲追三百萬貫令陜西與見錢鹽鈔兼行仍撥成都常平銅錢一百萬貫充本從之　四年四月詔淮南許通行交子六月又詔交子並依舊法路分兼通行諸路惟不入京

冬十月蔣之奇罷

初之奇奏河湟事蔡京曰棄之可惜之奇以為當時兵敗糧乏蓋不得已上入蔡語每對執政言之奇昏

老且曰湟鄯雖未能復然須責當日議棄者意在之奇也之奇覺上眷衰上章求去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杭州　之奇為都使者十二任六典都府所至以治辦稱

置外學賜名辟雍

初蔡京言興學為今日先務乞天下置學養士取解額三之一不入學者止許請解而在學者既許請解復得求充貢士額大郡置教授倣太學三舍為選

補之法諸縣亦置學仍更制小學又建外學於國南

待四方之士以國子祭酒總治內外學别置外學司

業以下官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待其

歲考行藝引之太學上舍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

三千人至是詔賜外學名辟雍　宣和三年罷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彦等二十餘人

時元符皇后閤官郝隨者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

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皇后為非於是

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書論韓忠彦李清臣黄履
乘一布衣狂言復瑶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虚譽乞詢
考大臣斷以大義慰宗廟神明蔡京與執政許將温
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上不得已從之詔
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瑶華宫且竄治韓忠彦李清
臣黄履曾布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有差閻守勤以
下編置者又十三人尋又責降任伯雨張廷堅曾布
之子紆布壻吳則禮及陳次升等

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

講議司奏宗室量試法及置官莊贍給外或陳乞宗室願居兩京輔郡者各置敦宗院仍於西南兩置外宗正司擇其資之高者使一人掌焉從之

十二月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彥等九人

韓忠彥散官安置濟州曾布散官仍舊衡州安燾濮陽蔣之奇以下六人皆責降有差　明年八月再論棄湟州罪移張廷堅編管象州及安燾等十人罪從

有差　忠彦卒於大觀三年忠彦之去位也右相曾布實譖之諫官吳材王能甫助之初中外之拭目新政也上意欲以中道合異論以忠彦忠厚和柔故相之忠彦亦承上意然是時紹聖用事之臣尚列要路陰得左右其黨及布之相復倡紹述之説改元崇寧小人比肩而進忠彦黜而布亦為蔡京所排自是黨議復起議者以忠彦不能大有建明為可恨云

更茶法

從蔡京之請也江淮等七路自乾徳二年立榷法嘉祐初罷之京言十三山場茶慶歷以前歲取五百餘萬嘉祐通商令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榷仍給緡錢三百萬充本官自置場市之令客人於在京榷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仍命遣官四員往諸路措置他日就緒即總以都大提舉一員餘並罷明年置淮浙路茶場　四年罷茶場并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引自以園户買茶赴官盤稱納息

批引販賣　重和元年御筆買茶引限滿并令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

行打套折鈔法

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輩負官鈔至庭下投牒索價且曰此章相公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所用合三百七十萬緡不能償者至會罷邊棄地之費乃過於開邊也京奏之上感然曰辱國且奈何京進曰臣請償之上喜曰卿果能為朕償之耶時國用常匱視

三百七十萬餘緡為末易償故京因創行打套折鈔之法命官劾刷諸司庫務故弊之物若幕帟漆器牙禮錦段之屬及粗細色香皆入套為錢其直若干等立字號而支焉套始出客猶不願請有出而試者其間惟乳香一物足償其本而他物利又自倍於是欣然不半年盡償所費然打套有三或謂之折鈔套者此也或謂之乳香套者皆乳香也或謂之香藥套者粗細色香藥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

辰州故黔中地漢唐皆建郡縣五代棄而不通自熙寧始復置沅辰元祐又棄之猺人恃險作寇去秋詔以知南康軍舒亶知荊南府又以荊南去辰州七百里非用兵應急之術令亶交府事與監司親往辰州措置至是奏知誠州楊晟臻等一千六百餘人及李閼奏知徽州楊昌翁等六百餘人納土訖奏告太廟及永裕陵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

州為靖州

論誣詆罪貶竄任伯雨等十四人

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高渭豐州陳祐歸州李深復州張廷堅鼎州江公望安州軍並編管鄒浩昭州王覿臨江軍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並居住以知樞密院蔡卞追讐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力辯以伯雨為首於是三省

檢會伯雨等前為諫官嘗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

伯雨居三年以量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以蔡京為左僕射

二月尊元符皇后為太后宮名崇恩

置殿中監

初太府卿林顏因按内藏庫見乘輿御服雜然百物之中乃乞復殿中監六尚官制以嚴奉至尊既而上出神宗所度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乃詔立殿中監

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凡六局　自唐以來殿中内侍各自有省元豐官制雖未及新作殿中省及除人按本志監少丞皆與秘省官相聯則亦是文官之職矣本志又云舊制判省事二人以無職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别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而殿中監視秘監為寄祿官而已又長編載張誠一嘗請於内侍為殿中省官神宗不可或謂盖不欲外官與宦官同意或然歟盖唐六尚之職今多屬

宦者大抵元豐更制武官及内侍皆未暇及非獨此也崇寧監少監亦用文臣惟六尚乃用宦者北司之盛此亦一端

竄黄庭堅

河北通判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記言涉謗訕也其記略曰儒者甞論一佛寺之費葢中民萬家産也實生民穀帛之蠧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于賦

之政則旱蝗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豈生民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少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軌之是何理也詔編管宜州

修大內

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始繕修大內及諸官司屋宇并修創景靈宮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監

工役大作

三月親試舉人

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人及第有差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時奏名安忱對策云使黨人之子得魁南宫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黄足等十八人皆上書入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并黜之後至大觀四年赦並與改

官
復市易務抵當庫
諸州及萬户縣並置官自後復置不書
夏四月毀唐鑑蘇黄等集
削景靈西宫元祐臣寮畫像
呂公著及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
大赦

以初謁景靈西宮故也

程頤除名

言者謂學術頗僻素行詭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奸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尚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毀

壞風俗莫此為甚訪聞本人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字竊意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廷政事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切覺察

更鹽法

舊法陜西諸路軍儲皆募商人入中以鈔給之令赴解池請鹽及在京榷貨務請錢復以都茶場引錢輸糴貨務故商至無滯先是蔡京欲變法乃取熙寧紹

聖問酌中歲會諸路所得若干以較令商人納請鈔歲終約若干知所入多寡殊絶始為新法鹽鈔以通泰煑海號東南鹽行之東南諸路濵滄煑海號東北鹽行之東北及畿甸諸處而畿甸諸處舊解鹽界也今以東北鹽充之而解鹽獨行於陜西與河東是以西鈔多滯兩池天産殆與土壤俱積而錢鈔至都又為榷貨務所阻故諸路軍須失措京乃請歲給陜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之課京意葢欲囊括四方之錢

實中都以誇富盛而固寵凡米鹽鈔盡令商人絕私市鈔法始行一日務官入鈔三百萬緡京以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耶左丞張商英曰此皆虛數京曰臣據有司申如此今商英以為虛錢乞各選郎官一員視其虛實上命即差官視之果實有在庫翌日復奏商英自劾為人所誤始不安於位　九月講議司言曰去年九月十七日權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闕入闕狀算請至今年九月二日終收趁到緡錢一

百六十四萬有奇本錢一十四萬緡有奇餘皆息錢遂詔旌講議司官府　四年秋詔自今以陜西舊鹽鈔易東南末鹽每有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易自新鹽鈔法行州縣假借商賈率用大舟載鹽雜販禁物植以黄旗所過關津皆莫敢問往往得志然見行之法錢通輒復變之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或至轉為流丐有赴水自溺死者提點江淮東刑獄章縡見而憐之上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

大信蔡京怒奪繹官至是尚書省言新鹽鈔已及一

千萬緡内外鈔價及東南鹽價皆增長乞立賞禁人

摇煽鈔法從之　大觀四年詔曰東南鹽法大壊適

時變通理合增損差左司郎張察出詔四路講求聞

奏以措置東南鹽事所為名於是復行熙豐舊鈔法

政和二年東南鹽罷官般官賣令客人以見錢等

請已支舊鹽則納見錢三分仍以新鈔鹽帶賣　五

年令客舊搭帶剩鹽見在者没入之正鹽限一月賣

鈔帶賣遲者亦沒入初蔡京委故省吏魏伯芻提舉榷貨務令作料次闕于百萬進入上大喜特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俸料也是冬伯芻上言朝廷歲用沛然有餘者惟榷鹽之入厚也頃年未有定制姦弊百出買則稱重以困亭户支則重以惠商人自政和立法頗絶弊源葢緣東南鹽一法用袋遂無夾帶請鹽支則置合同號簿而真偽自明榷貨務異時日收不及二萬緡今乃常及四五萬緡有一郡而容鈔

錢及五十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倉而客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令纔二年而已收四千萬貫乞宣付史館從之後伯紹所進愈多不復由京而自以為功京不能平　七年詔東南東北鹽與解鹽地分並依政和舊法

五月廢內侍寄資法

詔宣使以下正使以上各繫真官請俸奏為恩例等置依本官無寄資內侍省準此　按舊制內侍至東

頭供奉官止一內朝大使臣若在內庭只許暗理資級恩數俸料并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今直轉正官不用寄理只以官上冠以入內內侍省若內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

又按仁宗朝因趙槩之請詔御藥院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司馬光呂誨於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

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理資食且廩祿非祖宗本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況可盡廢之乎

置內侍知省同知簽書官

改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

鑄當五錢

去冬令陜西鑄折五銅錢至是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鑄緡錢一百三十餘萬近年寖少

欲别定勸沮之格詔從之　又言江池饒建舒睦衢鄂八州將每年上供小平錢縮減萬餘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其背鑄當五二字　三年春以陜西所鑄當十錢便於行使遂詔江淮荆浙路諸監以每年所鑄小平錢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文料例并崇寧元年朝旨減退到銅五十萬斤依陜西様制並鑄當十大錢前制當五錢指揮遂寢　尋命韶州永豐監以歲鑄當二錢二十萬緡改鑄當十

錢十六萬五十緡錢又於京城外置監幷復徐州寶豐監衛州黎陽監幷改當二錢作當十大錢當二錢期過一年不用　明年六月詔福建廣南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或言蔡京私其鄉故也　十一月又詔荆湖江浙當十大錢幷改作當五錢　十二月又詔淮南路重寶錢作當五行錢　五年春罷鑄當十錢改鑄小平錢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陜西兩河許行餘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

至十貫止並令通行使如川鈔引法　東南十監歲鑄凡二百八十九萬緡而歲闕銅二百餘萬斤詔尚書省措置　大觀初詔止令京畿鑄當十大錢餘路並用小平錢　政和初改當十為當三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西北以中國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二鐵錢詔從之尋又命陝西轉運許天啟鑄夾錫當二及當十大錢　四年京西北路提刑宋喬年請於汝州魯

山縣興置錢監及河東北京西陜西諸路十八監鑄夾錫當二錢從之　尋詔夾錫錢通行天下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錄鐵錢亦然

六月中太一宮火

復湟州

先是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萬乞進兵上止之既而厚奏可保萬全遂聽焉會禁中火上以手札止貫貫視之遽納靴中厚訪其故貫曰上趣成功爾遂遣

統制官高永年與蕃將新知熙州李忠權蘭州姚師閔及熙河諸將辛叔獻等九人提兵分道並進希巴烏錫羅薩勒誘羣冦拒我師我師稍衂厚等休士鼓行而前連日大捷希巴烏等遁去而奇凌等二十一族及蘭藏等皆來降既而大軍畢至王厚率諸將盡鋭攻城三日拔之并復管下城寨一十所尋論功行賞蔡京等並進官曲赦熙河蘭會路　明年春上御端門納懐德降封安化郡王蔡京言熙河措置邊事司

奏收西寧州招降到錫木阿爾大酋領青唐僞宰相貴鄂雅等約千餘人自蘭州至闗沿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洛河至西寧州管下宣威城青海薩納克威朗博雅東南直趨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自洮州取龐公原循山後出懷羌來羌城沿黄河至來賓城過策凌沁納木沁南抵京玉闗幅員疆境五千餘里計二十萬户今懷德將蕃界一帶人户并諸處城寨獻納共二十七處各相去四五程或七八程並

乞納土歸朝率百官表賀　大觀二年春賜河南蕃首容實羅蒙姓趙名用中封兩使留後

秋七月學士院火

詔毋以戚里充執政

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親為執政官三省世世守之著為甲令

八月張商英罷

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同為講官雅相好及是言

多不合商英言京奸邪有才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

中丞石豫御史朱紱余深以為張商英非所宜言且

論商英元祐中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禾篇又

作宣仁聖德頌及任開封推官日撰祭司馬光文并

交通宦官圖為右相於是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

黨籍未幾改蘄州

九月置醫官

定選階

從刑部尚書鄧洵武之請也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
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
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録為通
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
仕為從事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詔諸州立黨碑
詔以御書元祐奸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立石刋
記　時有長安石工王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

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光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書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尋又詔置黨籍及上書邪等人姓名籍於

州縣學

置崇寧寺觀

蔡京以聖節甫近乞令諸州置寺從之　尋又命節鎮置觀及至政和初寺觀並改天寧萬壽觀尋又改

神霄玉清萬壽宫

立考課法

凡三十條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

令諸路分造河北五十將器械於京城置都大提舉製造軍器所以領之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乗及是蔡碩又請置河北兵器

及兵車萬乘云

十二月新法文字許徑上省

詔見行新法如茶鹽香藥市易錢法學校邊事文字許

直達尚書省

祧宣祖

詔及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初有李沖元上書言元

符末不祧宣祖為不當又以哲宗不得為一世詔下

其議而侍從官皆是沖元之說至是三省奏本朝自

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曁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為一世祧遷之序典禮有稽而太常寺亦言宣祖當祧故也

立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内侍童貫領之

上留意西邊嘗問知樞密院蔡卞鄯湟可復否曰可問誰可將曰王厚可為大將高永年可統兵是春乃以厚為洮西安撫知河州令措置招納尋令權熙河蘭會經畧永年為統制官蔡京又言童貫頃十使陜

右審五路利害與諸將之能否為甚大力薦之遂用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專切往来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趙挺之云蔡京每以復湟鄯啟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縁邊之糧兵未可動乃勸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誘其酋首来降挺之謂京初不習西事本末妄以為湟鄯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貪利畏威相率歸順又以為大隆贊既嘗至中國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隆贊已據有河南地豈復肯歸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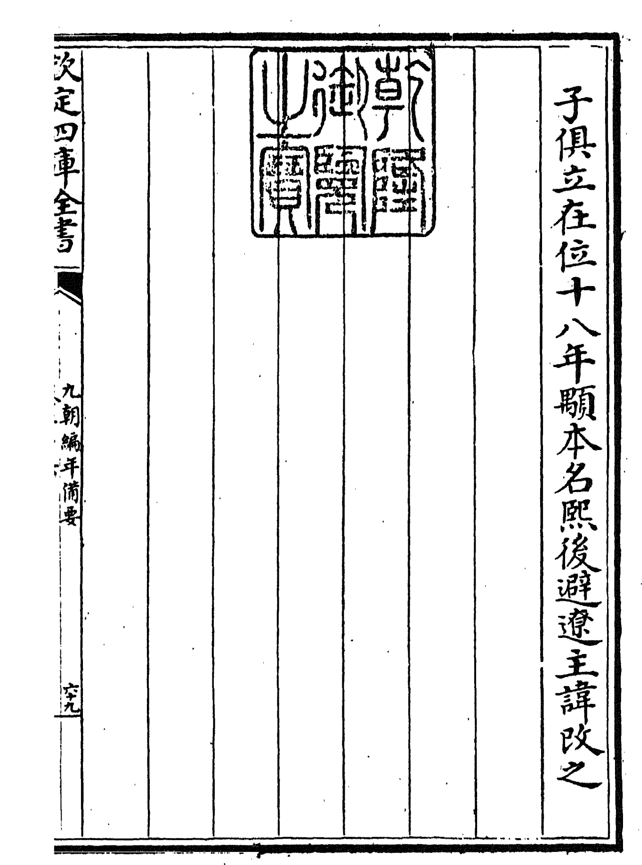
匹夫而都爾伯朗阿克章方為小隆賛謀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漢蕃族五七人或十數人出漢乞以白旗立要約名為招納而已然所給散朝廷之金已不可勝計卒致用兵云　熙河蘭會路尋改為熙河湟鄯路再改為熙河蘭湟路

開遇明河

自真至泗二百餘里分五年畢

是歲高麗王顒死

子俱立在位十八年顒本名熈後避遼主諱改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胡澄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

宋 陳均 撰

徽宗皇帝起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止癸未崇寧二年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初韓忠彥性柔懦天下事多决於曾布布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元或以建中乃德宗太平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亦以為嫌詔下中丞王覿曰義雖

取于皇極然襲前代之號乞以德宗為戒左正言任伯雨亦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必至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中函白氣至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

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外域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証也

漸衝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外域竊發之証也

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

又曰不明善惡親暱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誅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歷貞元寶歷間屢有赤氣之異惟文宗太和中為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明盛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勑宮禁以防處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孽奸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

大義使邪佞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

變為休祥矣

范純仁薨

時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宮使口占遺表勸上

清心寡慾約已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

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誣

謗未明至保佑之憂勤未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恩卹有加書其碑首

曰世濟忠直謚曰忠宣純仁賦性寛簡嘗曰吾平日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勤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殁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初貶永州諸子聞韓維謫筠州其子告章惇韓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言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

止

皇太后向氏崩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

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

時曾布為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為儀仗使布與宫官劉瑗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于是任伯雨言挺之無素行止出入曾布之門恐其

觀望𡧍加察焉

行入粟補官法

行于河東陝西路自奉職借職太廟齋郎其直各有

差仍免試注官

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

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乃無所統一

咸顧推希純名數與執政侍從道之曾布等忌希純

因其請覲未及見亟託以闕新有喪高陽遼帥廹遣

之其實邊鄙未嘗有警也

雨雹

再竄章惇

任伯雨累疏言惇纂前異議乞正典刑未蒙施行自古奸邪未有不先犯名分而能為亂者也遂貶雷州司戸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卒于崇寧四年　初蘇軾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為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

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初天下既苦王安石新法宣仁臨朝一切罷易之而一時用事小人反側不安興造奸謀伺候事變而惇及蔡卞實為之首及相謂他事不足移人主意若以先帝為言則易以激怒可資于報復私忿由是紹述之論興焉知卞及林希張商英最怨元祐大臣故力引之以為用與呂惠卿外相善而忌之不召也又深結中人藍從熙郝隨劉友端以自助惇獨相八年事無不如意士

大夫一語少異即以爲遏絶紹聖動揺國是天下士
皆結舌而元祐黨禍起矣惇以實録詆熈寧政事由
是前史官趙彦若等坐竄責尋用商英等章吕大防
劉摯蘇軾蘇轍等又再與司馬光吕公著以下皆貶
使林希主行謫詞惇猶奏曰前日再責吕大防等衆
咸以爲寛哲宗不聽又請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來
至元祐九年四月臣僚章疏及申請事自宰執侍從
臺諫及職事兩省起居舍人以上并經筵史院帥臣

監司逐名編錄識者知搢紳之禍未已尋又言司馬光吕公著詆毀先烈變更政事由是光以下再行追貶劉奉世等并皆遷謫其上書論及朝政者無不除名編管被罪者數千人自惇貶謫諸人悉以白帖子行之安燾李清臣與爭哲宗疑之鄭雍謂熈寧中王安石嘗行之取案牘以白上乃止下猶慮所及者尗廣又請置局有詳取元祐初詐理所公牘由是得罪甚衆惇等雖毀宣仁而所以釋憾于元祐者猶未已也

以孟后宣仁之所厚忌之一旦掖庭秘獄起惇即迎合與郝隨相表裏以擠后孟后既廢惇等念極毀宣仁事未有實欲因追滅元祐數大臣名邢恕為中丞與之誣造劉摯梁燾王巖叟謀為廢立事以為宣仁實屬意雍王又教蔡確之子渭進文及甫度語欲因加摯等以大逆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言王珪遣士充問其父當誰立事又引劉安世范祖禹論顧乳媪謂上已親女寵欲有傾搖于是同文館之詔獄起矣又

欲遣使嶺表置獄連逮元祐之臣盡誅之又請發司馬光墓上並不聽甚至請追廢宣仁上雖不從然猶遣使杖殺陳衍等於海島從司馬光等家屬毀拆宣仁故宮常侍宮人皆逐出有誅者鄒浩之竄也惇以士大夫與語言交通或致簡叙别賂遺白上置獄劾浩自京師至新州連逮數百人黜將之奇以下數十人天下之士益以冤憤初惇之經制南北江也定懿洽建沅州乘勢得梅山然二年之間死傷凡二十萬兵所

至不以有罪無罪肆行誅戮無辜死者亦十八九南方兵禍自此始而所謂田畝租稅皆妄為鄧綰所劾及為相首以開邊勸上因言元祐臣僚棄地之罪謫降之外欲誅范純粹以行法紀夏人歲賜不通和市遣使議畫地界使孫路王贍張詢等再造青唐邈川邊事而安南渠陽等事皆起贍等進築城塞至五十所不復計地勢遠近險易汝遮城本元豐欲築而未敢者至是進築猶越汝遮二百五十里外築之

贍等遂言克復青唐邈川宗哥城池惇不及告同列即入奏請率百官賀且白上將秉兵勢威夏國四方賀表繼至而湟州已告急熈河帥种朴敗死上爲之震駭遂復棄鄯州關中由此大困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惇請論如指斥乘輿法上特貸死惇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雖多殺不禁也初下清臣布皆與惇比而爲惡惇疑清臣嘗圖相位起田嗣宗獄寘之極刑清臣由此遂去惇下亦意好晩乘二人

紛紛各立黨與政以此日亂矣

三月以江公望為左司諫

公望言人主寡慾以養心則心常虚而疏通端意以寧神則神常静而淵默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之運豈獘獘然以事為哉又言天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

避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牽制天下之妙理嗟夫戰國之縱横秦漢之并吞有為之敗執之失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亦幸爾今有器焉蟲而不飭蕩而不綱漏而不置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有力焉能運行以否一日為有力者負之而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

仁為朴以義為削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蠢啾啾萬鳴蠢蠢羣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羣動之所止止而不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蔵之誰能移之也得之于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敝屣非有愛也承之于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

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滯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弊也不畏多難而以無為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内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塗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還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

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之何而不思也

棄湟州

時既棄鄯州于是大酋希巴烏迎懐德之弟錫羅薩勒入居之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邊之策及盜青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從薄責而知河州姚雄又奏諸蕃怨贍等入骨樞密院請斬贍以謝一方議者又多請棄湟州朝廷問姚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將陳廸諭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為可棄無疑朝廷

委雄措置雄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王關以歸統制官劉玠命居商旅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畀趙懷德而轄正與懷德俱還湟州于是懷德與希巴烏錫羅薩勒合追咎轄正先降轄正不安求内徙詔轄正居鄧州未幾卒

解任伯雨言職

時紹述之論已興伯雨居言職僅半載所上百有餘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宮禁宗廟者細故不論曾布

方用事伯雨欲擊之布覺乃先出伯雨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復宗學

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置　宣和

二年賜宗學宗子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朔大雨雹

以徐勣為翰林學士

時為給事中直學士院上疏言六事曰時要任賢求諫

選用破朋黨明賞罰謂治國者未有用此而不治舍此而不亂大率皆指陳當時之弊上嘉納之曾布初以熈豐法行之歲久當補其弊已而布背前議以為熈豐之法萬世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上久不決以問勯勯曰臣觀聖意所以未決得非欲兩存乎上曰朕意正爾勯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以棄湟州何如對曰青唐不毛之地自收復以來歲費億萬

計皆仰給內郡是徒有得地之名無獲地之實棄之
使陛下以此為鑒自今勿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
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上然之遂有
是命

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附永裕陵

六月集禧觀火

翰林學士王覿言臣聞漢史曰賢佞分别官人有序
則火性得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則火數起

臣望謹留聖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可銷祥可兆矣

解陳祐言職

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出通判滁州責辭略曰覲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宣押布視事布察上意悦因及祐章且言祐欲逐臣復行元祐之政則不由聖意不回也上曰安有此理又言岑象求龔揚言云軾轍不相不已當并逐之　後兩日左諫議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上

不顧次升自袖去而左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為相且曰如之何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于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容去之不可不謹如知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紹述（分元豐元祐起

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唯不可傳會他日為上誦之上以為名言

范純禮罷

純禮奏言近見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必一一皆如

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
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今議論之官有不得志
于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耳未必皆為國事
蓋乘時以要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何
如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
員郎擢為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
事擢為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真宗自河陽判
官擢為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士必出

於非次擢用若惟侍輔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孫寒
寡援正直自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赤報國之心
何由而見之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
之謂駙馬都尉王銑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
可先是銑嘗求為承旨欽聖謂銑淳薄遂以命王師
約布妄言出于純禮以激怒銑銑信而恨銑館伴遼
使稱純禮狎宴席間語犯御名為中丞趙挺之諫議
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獨明純禮無過而純禮不

復辨遂出知潁昌府自此韓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

秋七月嚴河東火葬禁

轉運使孫賁言河東習俗儉陋死者焚之韓琦知太原官營墓域使葬其後罷籍奏𧾷蜀地稅孫沔乞令三寺主之歲度一僧仁宗悉從其請迨今歲久敝俗如故乞令守臣同運使官常加禁切無廢前規詔河東州縣依此從之

曾肇徙知應天府

先是肇知太原府曾布言肇不習邊事乞别除一郡上許之且言肇性與鄉迥别不同布曰肇性耿介自守但畏謹小心性頗執滯實無他也肇嘗以書責布略曰兄方當國得君正宜引用善人扶持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絶章惇蔡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儒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内者亦皆置之閒地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皆惇下之黨今日兄用事方盛彼固不敢言然其心豈忘

惇卞哉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曾氏之戲豈可逃耶思之可為寒心可為慟哭不知曾思之否况君行令亦豈有常安可不先事而慮願兄虛心克己凡用人行事詢謀僉同然後為之必無過舉但使正人聚於朝自然小人道消惇卞之黨無自入矣此乃安身保位全家族愛子孫之長計此不為而為彼曾氏禍至無日矣其可忽哉布答書略曰上践阼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竄斥之人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

議論于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熈豐故上意憤鬱日
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必欲逐之上意益以不
平上之所向未見其不當於理若使布俯順衆人共
為違咈則誠所不敢也布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與
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元祐及惇卞之黨亦
何能禍加於我哉恐不致家族之戮為祖考之羞而
累及親友也惇卞素與之異趨今日乃欲與之觧仇
雖使甚愚如元祐之人亦不至此區區所以將順上

德但欲置天下和平安靜之域其使布黽勉於此則
元祐之人未必至受禍布朝失此則京輩暮至矣於
斯時也元祐之人蹈覆轍而不已者其可爲之痛心
慟哭也惇卞所以嫁元祐之㑹者以其毀先烈故加
以無君之惡此禍奚爲至我哉若自謂所引者皆正
人所扶者皆正道以此杜絶惇卞復起之萌則元祐
已試之效可見矣布則不然守常循理持平畏罪而
無害物之心以保守而已廢興莫不有命仇怨之來

但當引避使惇卞輩時至命通非常安民所能除亦非稷易之徒所能禦也此乃至理顧味其言及蔡京既至布與肇皆不免

重修神宗實錄

詔略曰日者史官或懷私見議論去取各有所偏參錯異同宜歸至當夫熈寧元豐事實具備元祐紹聖編錄並存訂正討論其在今日筆則筆削則削宜公乃心是謂是非謂非無忝厥職其令史官取索元祐

紹聖所修實録應於文字討論事迹參詳去取務不失實　初陳瓘言王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熈寧奏對議論之語紹聖再修神宗實録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所有實録顧詔史臣别行删修　十月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實録參取元祐及陳瓘已删除王安石日録等指揮使勿行仍詔實録以朱墨本進朱墨本者紹聖初别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

則以墨本上以雌黄塗之謂之墨本入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

江公望朱紱罷

殿直劉闕告蔡王府闕吏鄧鐸去年九月曾寫云隨龍人三班借職鄧鐸詔下開封府命推官吳師禮按治上問公望以師禮之為人公望以實對遂擢師禮為右司諫公望又言孝治之世豈容小人一門骨肉向章惇𥶇前妄議已有其迹蔡王年幼望陛下勿以

無根之言加諸至親只治府吏流諸嶺表以示天倫之愛詔出公望知淮陽軍紱為給事中亦坐繳奏出知壽州其後獄成鐸伏誅蔡邸不掛吏議上頗以獄詞平反太過葢法官不肯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

先是公望言增益邏者通舊為七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語增情飾非摘隱抉伏豈清時所宜有又言陛下近來畜能鳴善鬬之禽籠育羽佳音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

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鵜鶘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事以天子為諸王少年事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鶻畜久頗馴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頭以志之及言鐸事竟坐罷黜

安燾罷

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虚

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快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不知果為紹述耶非耶當熙寧元豐内外府庫無不充盈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豐以來傾府庫竭倉廪以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以為遷延固寵之計故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於今

日而反謂紿述豈不誣哉今夷狄之情難測水患之變不常又慮盜賊潛謀承間竊發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備之無使飾詞以為身謀者得行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黨錮之禍唐末近習之患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蘇軾卒

于常州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

數百人相率飯僧于佛舍軾奬善詆惡盖其天性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然終不以為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謚曰文忠

八月陳瓘罷

瓘奏言臣嘗乞别修神宗實録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盖紹聖之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

則公議私恩兩有所愧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略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撰日錄辨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内連下五勑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于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謂沿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説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行竄黜宰相上之布云瓘責臣尊私史

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令責瓘韓忠彥陸佃曰瓘言誠過曾布當涵容遂自左司員外郎出知泰州　瓘所奏五勑貼黄云朝廷應副邊事盡内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勑之所取雖有别用之處然前後相同以致匱乏至于今日遂使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勑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剰數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其年十一月勑起發見管常平

免役錢如前勑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勑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勑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一其年三月又勑諸路助役錢内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兖鄆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賜

一旦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勑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勑以廣西錢一百萬貫預和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干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軍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伯文足人戶請常年一貫文耳今於年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斂之

術臣恐自此一刱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充陜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

九月傅楫罷補之罷

上以楫潛藩舊寮多所咨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曾布自以于楫有所汲引恩異其助已楫翛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右范純禮布滋不悅至是楫以時事寖更數求去遂自

中書舍人出知亳州　補之亦自吏部郎中出知河中府曾布自叙云補之等日與其黨計議傾揺必有達於上聽者又為管師仁輩所攻師仁謂軾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等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又自豐稷而下名還以來無不譽元祐而毀熈豐故上追省憤疾日甚一日自布在樞密院時上已嘗諭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然元祐之人尚以為皆出于布本非上意至此上意已明而韓忠彦

李清臣等猶欲回天衆莫不笑之忠彦嘗敷陳實錄不當削韓琦章疏上數語人曰忠彦尚能主張韓琦朕豈不能主張神宗

冬十月李清臣罷

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詆諆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奸又初議建景靈西宫清臣嘗諫止之及宫成清臣漸見疎斥求有以

自困因奏西宮之成都人歡喜上不荅清臣不自安且再為汝霖所劾遂自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

十一月復平準務

崇寧二年又分為南北兩務

庚辰郊罷合祭

奉太祖配詔改明年元　初詔以郊見天地之始冬祀權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為非禮雖權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為常且言臣頃嘗備員禮

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為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
而臣寮所見不同或欲省儀衛均賜予而以乗輿躬行
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乗輿親行南郊七日
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
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李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
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暫輟郊祀而于
孟冬之月有事于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
親郊祠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説因即圜丘之北別祠

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
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
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神宗要當一正舊典
以為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吏議而御史彭汝霖
亦論合祭非禮上亦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為
疑忠彥曰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便罷會布進曰
權合祭元祐七年指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
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誠以祀天地

何疑之有忠彦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

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

時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彦為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進此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能助者其圖如史記年表別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

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左曰紹述右曰
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
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適是也右序
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有左
序别立一項用小帖揭去曾布進呈因密禀羣寮姓
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
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
下明日遂付右丞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臣

於是上決意用京

豐稷罷

稷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既數以言事忤權近自禮書出知蘇州

十二月邢恕等敘復

恕知隨州呂嘉問路昌衡知蘄州滁州安惇蹇序辰

祭下並復官宮觀尋與郡名張商英等赴闕

河東地震

内嵐州婁煩縣經半月震不已

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

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

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

天祚也是歲改乾統政和初改天慶宣和三改保大

女真阿固達立

女真自大中祥符以後絶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嘗降詔高麗令女真驅馬求市亦無至者　女真凡數種有謂之生女真者其類尤繁有曰堪布者其長也裔孫曰英格號英格太師雄長諸部英格子曰阿固達為人沉毅而有大志初契丹國舊帳蕭轄哩聚衆為盜捕之不獲潛奔女真因命英格圖之英格遷延數月獨斬轄哩遣阿固達獻首級餘悉不遣謾云已誅絶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

粟練兵收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是歲英格死阿固達立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府潞晋隰代石嵐嵓威勝保化寧遠等州軍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壊城壁屋舍人畜死甚衆詔官給錢瘞葬優䘏死傷之家鄧州錄參朱肱言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食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自古災異未有如此今錄所上宰相曾布書

隨狀進呈其書畧曰比年以來日蝕者二地震者一夫日蝕雖盛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也薄食正陽異為大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者凡十一郡不闕知相公闕弭之也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必天子自擇令監察御史闕相公門人右正言范致虚乃相公姪壻范致虚親弟闕舉書言之則忘恩致虚爭之則忤親若皆不言則闕此日月之所以薄蝕天地之所以震動

也慶歷中杜 闕 歐陽文忠公力辨數公不
可去朝令安燾守西 闕 安豐稷守會稽
賈易守南陽而鄧浩又乞東 闕 宰
執百官而端人正士相繼求去此日月所以薄蝕天
地所以震動也紹聖初章惇爲宰相安燾在政 闕
燾一出而惇遂無所顧忌時相公在樞府
坐 闕 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
游談侍從 闕 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

臣竊詑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
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闕鄒浩能言之
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
救也洎欽聖付神器於陛下相公英聲偉闕在潛
邸注意委重天下之士傾心翹首以觀考闕之效
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肱竊疑之伏惟相公遇災
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則遷然後可以來直言
肱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

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說皇太后令勿從靈駕保佑哲廟以銅匕箸以飲水亦必為之親嘗故也　五年賜確墓碑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　宣和二年蔡京引確之子懋上殿述其父有定策功詔追封汝南郡王

趙諗伏誅

諗江津人少敏給紹聖中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

遂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為名起兵據蜀與所
親何獎王師直賈成時及日者羅京等同謀借姓孟
起兵以從蜀人之屬望上登極赦到諭謂獎等曰章
惇必敗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事願勿出口遂入京
除太學博士請假還家欲回止諸人而黨中有發其
謀者獄具當族有詔誅之家屬分配湖廣
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
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製器

製造御前生活　四年九月詔兩浙轉運使差開江兵卒駕杭州造作局御前生活物色舟自是楊戩始用事

夏五月嚴内降執奏法

詔畧曰應被受傳内降特旨並許三省密院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

韓忠彦罷

忠彦至都堂左司諫吴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

彥云具論奏乞罷免忠彥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
徑歸避位材及能甫之言大畧云哲宗踐阼之初退
托不言大臣因緣為奸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
材者司馬光吕公著陛下踐阼之初退托不言大臣
因緣為奸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李
清臣此四人者罪同惡均難議差別光與公著嘗被
追貶清臣已係殁亡所有忠彥偃然據位若令善去
何以為奸邪之警材又言臣進三奏忠彥引用元祐

奸黨盡變神考法度賴陛下照見奸謀力持紹述之議而忠彥不知愧恥終無引去之意乞檢會臣前後章疏付外遂出忠彥知大名府　先是王能甫言知滁州劉安世嘗解官為司馬光持服知潁州呂希純當時言事呂公著多聽用之乞削職罷差遣遂並自待制除修撰而差遣如故

再奪司馬光等官

諫官吳材王能甫輩排元祐不止諫議大夫彭汝霖

與御史徐餘郭槩等共論以爲元祐人罪狀有紹聖
貶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自是朝廷撿舉裁削
數日可畢不須俟彈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曾
布用其說悉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
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
雍以下四十有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
考潛邸舊臣有旨特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議定
謚官各罰金

籍黨人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彦曾任宰相
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
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
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黄庭堅黄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
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
陳彦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

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彧程頤朱光庭張舜張士良曾壽蔫趙約譚扆楊偁陳佪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尋下詔畧曰昔在元祐姦臣擅邦倡率邪朋誣詆先烈論諭詆訛必欲一變熈豐之法度凡所論列深駭聽聞已擇其尤者第加裁削外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職者亦勿復言令榜朝廷　七月又詔知和州曾肇罷右丞陸佃知海州王覿知常州豐稷知隨州王古宮觀

李格非知濮州謝文璀永州安置鄒浩八人並依五

月乙亥詔籍記　尋又禁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孫

仕京　尋又禁羈置人入京及諸色人妄議宗廟指

斥乘輿并許人告賞錢三千貫白身與三班借職有

官人轉兩官

葬欽成皇后附永裕陵

旌孝行

周奇處州麗水人九歲喪母臥墳側二年有赤雀十

數巢其傍可俯而窺詔旌以束帛　時又有仙井監民樊譚母病割股以療母五月思橙譚泣立橙木下得實以饋有詔補榮州助教

閏六月曾布罷

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遂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彦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復京翰林承旨尋遷尚書左丞京大與布異會布擬河北轉運使陳祐甫為戶部侍郎

祐甫之子廸布之愛壻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奈何使執政私其親布忿辨久之聲色少厲中書侍郎溫益叱布曰曾布於上前安得失禮上不悅於是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奸黨擠紹聖之忠良而布亦連章乞罷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居住又以嘗薦趙諗責散官知衡州明年論棄湟州罪責賀州別駕言者再攻布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煅煉窮治由是曾紆曾繰等

一百五十餘人坐責有差降布為廉州司戶並依舊衡州安置卒於大觀元年　布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助役市易保甲遣使四出興農田水利皆布與惠卿建議而士大夫多爭之布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毋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挾私憤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布無能解救或陰擠之然以士心不附惇乃說請廌陳瓘張庭堅又請毋毀司馬光呂公著

碑又言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而不知畏陛下皆欲以傾惇而未能也會上即位惇逐而布總揆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消釋朋黨邪正雜用及韓忠彦罷布獨當國始進紹述之說崇寧初上始專意有所向于是京用而布得罪矣

竄鄒浩

初劉后為賢妃生子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諡獻愍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稿

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歎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緘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謂本宫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浩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省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　浩母張氏絶賢浩之

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

公議吾固何憂凡兩適嶺表不易初志

追貶李清臣竇甖穆張舜民

中書檢會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仁厚自元豐

八年歷元祐紹聖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為相開導以

殘忍殺民之事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受禍

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曖昧語言加以榜釘手足剥

割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有

悮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貶武安節副　又以言者論稷及舜民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至於元符末首為言官倡導奸謀殊無忌憚二人辭謝言官上表皆譏謗先朝內舜民表云乃者藥石不進鳬雁僅存仗馬一鳴茅茹未已南竄海表北踐江湖脫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水陸者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匍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今未之或聞畢竟不知

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䰟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等語於是並責授散官睦州商州安置　上即位擢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陜西之弊有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土時以為名言

秋七月行久任法

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

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為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為式

以蔡京為右僕射

自曾布罷免而相位闕者踰月時知樞密院將之奇門下侍郎許將皆應次補京乃自尚書左丞超拜右相制下中外大駭賜京坐延和殿上命之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簾帷變更國事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廷無與為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云　時

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上嘗出玉盞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用條例司故事置於都省仍令遴柬臣僚共議因革時京初得志天下仰其所為乃托紹述之柄首置是

司講議元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為而未暇者京請以吳居厚張商英及劉庚充詳定官范致虛王漢之黎珣葉棣充参詳官又奏臣伏讀手詔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官三員討論乞並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令兼領不兼可及在外者並令斤罷見任赴司供職又言熈寧條例司檢詳文字編修及編定并在司分遣出外相度共十九人令事有多寡力有餘或不足

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喬方沈錫充尹牧檢討官强浚明李詩鮑貽慶充宗室檢討官李琰陶節夫吳儲充冗官檢討官家安國王覺崔彪充國用檢討官李充虞防林據充賦調檢討官韓敦立曾説余授充商旅檢討官馮諶李憕吕悰充鹽澤檢討官朱幾樞密院亦立講議司請以曹誘為詳定官曾孝藴為參詳官並從之　三年夏罷講議司密院之司亦隨罷　自京當國每除吏一啓擬毋慮數千人皆駭聞

張閣韓靜為郎官皆資淺中書舍人吳伯傳繳詞頭

京怒出伯傳知揚州

焚元祐法

竄張耒

耒以向者聞蘇軾身亡出己俸飯僧縞素而哭也言

者謂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天下同歸乎至治未嘗

有專門之學三代而下政教法度不自天子出故國

異政家殊俗雖有專門之學未嘗為師弟子之服若

蘇軾張耒者適然相投遂為門下死黨非古人比者古之有道者猶且不為之服而況率然相投之人耶張耒素輕朝廷今又畧無忌憚託為門弟子之名而肆為人臣所不敢為之禮原其情意天下且得共誅之詔責房州别駕黄州安置

罷春秋博士

仍詔進士勿治春秋以臣寮言元符末范柔中請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故也元祐初至紹聖廢之

八月置安濟坊

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初令諸郡置之尋復推

行於縣

復令進士兼試律

如元豐制

置居養院

以處鰥寡孤獨尋詔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數

乞丐法給米豆如不足即支常平司錢遺棄小兒仍

雇人乳養

復紹聖役法

論變法罪貶徐彦孚等官

彦孚朱彦陳察向紏劉唐老歐陽棐鍾正甫論端卿李昭玘陳瓘周鼎臣十一人並坐為户刑部官及尚書左右司朋附柄臣倡寛從之説删改元符勑條降官落職有差　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居官奉宫觀及吕希純周常

龔原范純粹劉安世王覿王古謝文瓘于沂汝娶和鄂光江台洪州居住

九月籍元符末上書人為邪正等

初上出其書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詳省第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

先是鹿敏求等並坐上書追官有差　又詔進士劉復上書深詆哲宗政事以廢后為惑聰明以授璽

為妖妄以章敘元祐罪惡為賢者不自私其黨以復用元祐姦黨為咨老成而舉八凱謂扁秦作璽世道短促欲恐脅妖聽又言哲宗罰及賢者子孫毁其碑碣生者飲恨於遐方死者銜寃於幽壤三省宜子細看詳送所司考正合得情罪昭示君臣分義以戒誣毁誣罔宗廟之人　十月詔元符上書議論純正京朝官喬世材等九人合閤門引對選入八人令三省審驗在外乘驛赴闕　十二月詔元符之末下詔求

言比以章疏付有司考其邪正其言當於理陳父子兄弟友恭之義者爲正等三自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悉加旌擢其附會詆詆先帝政事者爲邪等四自范柔中以下總五百餘人内取其謗斥尤甚者柔中等三十八人責逐遠行次等者梁寛等四十一人各與等第責降於是世美已卒贈諫議大夫餘人悉令擢用柔中等並特勒停羈管諸州梁寛等各降黜有差　初崔鶠應詔上書言故宰相司馬光陛下左右

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於是亦入邪等　知延安府范純粹坐欲害役法乞輪差鄉户充衙前與宫觀都水監丞李美簡坐欲害經術乞兼詩賦取進士勒停　何執中言上書邪等不宜令到闕蔡京主之

刻御書黨籍端禮門

奉御寶批應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覺察不得與在京

差遣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彦博呂公著司馬光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
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
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
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
汶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
趙彦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
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

鄒浩張爵民餘官秦觀湯戩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
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
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
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
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陳瓘蘇嘉龔夬呂希績歐
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
默劉昱魯君貺韓跂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王
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

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　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明年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人為婚姻又詔應責降人子弟令參選人於衆狀内開其父親兄弟係與不係黨籍之人其後吕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彦默劉昱魯君貺韓跂九人並出籍

招陝西河東弓箭手陽景信等四人分使

陝西通行交子

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陜西民已取信今欲追三百萬貫令陜西與見錢鹽鈔兼行仍撥成都常平銅錢一百萬貫充本從之　四年四月詔淮南許通行交子六月又詔交子並依舊法路分兼通行諸路惟不入京

冬十月蔣之奇罷

初之奇奏河湟事蔡京曰棄之可惜之奇以為當時兵敗糧乏蓋不得已上入蔡語每對執政言之奇昏

老且曰湟鄯雖未能復然須責當日議棄者意在之奇也之奇覺上眷衰上章求去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杭州　之奇為都使者十二任六典都府所至以治辨稱

置外學賜名辟雍

初蔡京言興學為今日先務乞天下置學養士取解額三之一不入學者止許請解而在學者既許請解復得求㕘充貢士額大郡置教授倣太學三舍為選

補之法諸縣亦置學仍更制小學又建外學於國南
門四方之士以國子祭酒總治內外學别置外學司
業以下官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待其
歲考行藝引之太學上舍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
三千人至是詔賜外學名辟廱　宣和三年罷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彦等二十餘人
時元符皇后閤官郝隨者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
未得閒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皇后為非於是

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書論韓忠彦李清臣黄履乗一布衣狂言復瑶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虚譽乞詢考大臣斷以大義慰宗廟神明蔡京與執政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説上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瑶華宫且竄治韓忠彦李清臣黄履曾布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有差閻守勤以下編置者又十三人尋又責降任伯雨張廷堅曾布之子紆布壻呉則禮及陳次升等

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

講議司奏宗室量試法及置官莊贍給外或陳乞宗室願居兩京輔郡者各置敦宗院仍於西南兩置外宗正司擇其資之高者使一人掌焉從之

十二月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彦等九人

韓忠彦散官安置濟州曾布散官仍舊衡州安夀熙濮陽蔣之竒以下六人皆責降有差　明年八月再論棄湟州罪移張廷堅編管象州及安夀熙等十人罪從

有差　忠彦卒於大觀三年忠彦之去位也右相曾布實譖之諫官吴材王能甫助之初中外之拭目新政也上意欲以中道合異論以忠彦忠厚和柔故相之忠彦亦承上意然是時紹聖用事之臣尚列要路陰得左右其黨及布之相復倡紹述之説改元崇寧小人比肩而進忠彦黜而布亦為蔡京所排自是黨議復起議者以忠彦不能大有建明為可恨云

更茶法

從蔡京之請也江淮等七路自乾徳二年立榷法嘉祐初罷之京言十三山場茶慶歴以前歳取五百餘萬嘉祐通商今歳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榷仍給緡錢三百萬充本官自置場市之令客人於在京榷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仍命遣官四員往諸路措置他日就緒即總以都大提舉一員餘並罷明年置淮浙路茶場　四年罷茶場并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引自以園戶買茶赴官盤稱納息

批引販賣　重和元年御筆買茶引限滿并令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

行打套折鈔法

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輩負官鈔至庭下投牒索價且曰此章相公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所用合三百七十萬緡不能償者至會罷邊棄地之費乃過於開邊也京奏之上感然曰辱國且柰何京進曰臣請償之上喜曰卿果能為朕償之耶時國用常匱視

三百七十萬餘緡為未易償故京因創行打套折鈔之法命官劄刷諸司庫務故弊之物若幕帟漆器牙醴錦段之屬及粗細色香皆入套為錢其直若干等立字號而支焉套始出客猶不願請有出而試者其間惟乳香一物足償其本而他物利又自倍於是欣然不半年盡償所費然打套有三或謂之折鈔套者此也或謂之乳香套者皆乳香也或謂之香藥套者粗細色香藥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

辰州故黔中地漢唐皆建郡縣五代棄而不通自熙寧始復置沅辰元祐又棄之猺人恃險作寇去秋詔以知南康軍舒亶知荆南府又以荆南去辰州七百里非用兵應急之術令亶交府事與監司親往辰州措置至是奏知誠州楊晟臻等一千六百餘人及李閼奏知徽州楊昌簽等六百餘人納土訖奏告太廟及永裕陵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

州為靖州

論誣詆罪貶竄任伯雨等十四人

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高涓豐州陳祐歸州李深復州張廷堅鼎州江公望安州軍並編管鄒浩昭州王覿臨江軍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並居住以知樞密院蔡卞追讐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力辯以伯雨為首於是三省

檢會伯雨等前為諫官嘗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

伯雨居三年以量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以蔡京為左僕射

二月尊元符皇后為太后宮名崇恩

置殿中監

初太府卿林顏因按内藏庫見乘輿御服雜然百物之中乃乞復殿中監六尚官制以嚴奉至尊既而上出神宗所度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乃詔立殿中監

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凡六局　自唐以来殿中内侍各自有省元豐官制雖未及新作殿中省及除人按本志監少丞皆與秘省官相聯則亦是文官之職矣本志又云舊制判省事二人以無職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而殿中監視秘監為寄祿官而已又長編載張誠一嘗請於内侍為殿中省官神宗不可或謂蓋不欲外官與宦官同意或然歟蓋唐六尚之職今多屬

宦者大抵元豐更制武官及内侍皆未暇及非獨此也崇寧監少監亦用文臣惟六尚乃用宦者北司之盛此亦一端

竄黄庭堅

河北通判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記言涉謗訕也其記略曰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産也實生民穀帛之蠧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于賦

之政則旱蝗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豈生民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少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軌之是何理也詔編管宜州

修大內

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始繕修大內及諸官司屋宇并修創景靈宮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監

工役大作

三月親試舉人

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人及第有差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時奏名安忱對策云使黨人之子得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黄足等十八人皆上書入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并黜之後至大觀四年赦並與改

官
復市易務抵當庫
諸州及萬户縣並置官自後復置不書
夏四月毀唐鑑蘇黄等集
削景靈西宮元祐臣寮畫像
吕公著及司馬光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
大赦

以初謁景靈西宮故也

程頤除名

言者謂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奸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尚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毀

壞風俗莫此為甚訪聞本人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
委所著書是何等文字竊意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
朝廷政事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詔除名所著書
令監司嚴切覺察

更鹽法

舊法陝西諸路軍儲皆募商人入中以鈔給之令赴
解池請鹽及在京榷貨務請錢復以都茶場引錢輸
糴貨務故商至無滯先是蔡京欲變法乃取熙寧紹

聖間酌中歲會諸路所得若干以較令商人納請鈔歲終約若干知所入多寡殊絶始為新法鹽鈔以通泰煮海號東南鹽行之東南諸路濱滄煮海號東北鹽行之東北及畿甸諸處而畿甸諸處舊解鹽界也今以東北鹽充之而解鹽獨行於陜西與河東是以西鈔多滯兩池天産殆與土壤俱積而錢鈔至都又為榷貨務所阻故諸路軍須失措京乃請歲給陜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之課京意蓋欲囊括四方之錢

實中都以誇富盛而固寵凡米鹽鈔盡令商人絕私
市鈔法始行一日務官入鈔三百萬緡京以進呈上
駭曰直有爾許耶左丞張商英曰此皆虛數京曰臣
據有司申如此今商英以為虛錢乞各選郎官一員
視其虛實上命即差官視之果實有在庫翌日復奏
商英自劾為人所誤始不安於位　九月講議司言
曰去年九月十七日權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闕
入闕狀算請至今年九月二日終收趁到緡錢一

百六十四萬有竒本錢一十四萬緡有竒餘皆息錢遂詔旌講議司官府　四年秋詔自今以陝西舊鹽鈔易東南末鹽每有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易自新鹽鈔法行州縣假借商賈率用大舟載鹽雜販禁物植以黄旗所過關津皆莫敢問往往得志然見行之法錢通輒復變之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或至轉為流丐有赴水自溺死者提點江淮東刑獄章縡見而憐之上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

大信蔡京怒奪繹官至是尚書省言新鹽鈔已及一千萬緡內外鈔價及東南鹽價皆增長乞立賞禁人搖煽鈔法從之　大觀四年詔曰東南鹽法大壞適時變通理合增損差左司郎張察出詔四路講求聞奏以措置東南鹽事所爲名於是復行熙豐舊鈔法政和二年東南鹽罷官般官賣令客人以見錢等請已支舊鹽則納見錢三分仍以新鈔鹽帶賣　五年令客舊搭帶剩鹽見在者沒入之正鹽限一月賣

鈔帶賣遅者亦沒入初蔡京委故省吏魏伯芻提舉榷貨務令作料次闗子百萬進入上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俸料也是冬伯芻上言朝廷歲用沛然有餘者惟榷鹽之入厚也頃年未有定制姦弊百出買則稱重以困亭户支則重以惠商人自政和立法頗絶弊源葢緣東南鹽一法用袋遂無夾帶請鹽支則置合同號簿而真偽自明榷貨務異時日收不及二萬緡今乃常及四五萬緡有一郡而客鈔

錢及五十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倉而客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令纔二年而已收四千萬貫乞宣付史館從之後伯𦙍所進愈多不復由京而自以為功京不能平　七年詔東南東北鹽與解鹽地分並依政和舊法

五月廢內侍寄資法

貼宣使以下正使以上各繫真官請俸奏為恩例等置依本官無寄資內侍省準此　按舊制內侍至東

頭供奉官止一内朝大使臣若在内庭只許暗理資級恩數俸料并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令直轉正官不用寄理只以官上冠以入内内侍省若内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

又按仁宗朝因趙槩之請詔御藥院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司馬光呂誨於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

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理資食其廩祿非祖宗本
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况可盡廢之乎
置内侍知省同知簽書官
改都知為知入内内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
簽書
鑄當五錢
去冬令陜西鑄折五銅錢至是户部尚書吴居厚言
江池饒建四監歲鑄緡錢一百三十餘萬近年寖少

欲別定勸沮之格詔從之　又言江池饒建舒睦衢鄂八州將每年上供小平錢縮減萬餘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其背鑄當五二字　三年春以陜西所鑄當十錢便於行使遂詔江淮荆浙路諸監以每年所鑄小平錢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文料例并崇寧元年朝旨減退到銅五十萬斤依陜西樣制並鑄當十大錢前制當五錢指揮遂寢　尋命韶州永豐監以歲鑄當二錢二十萬緡改鑄當十

錢十六萬五十緡錢又於京城外置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衛州黎陽監并改當二錢作當十大錢當二錢期過一年不用　明年六月詔福建廣南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或言蔡京私其鄉故也　十一月又詔荆湖江浙當十大錢并改作當五錢　十二月又詔淮南路重寶錢作當五行錢　五年春罷鑄當十錢改鑄小平錢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陝西兩河許行餘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

至十貫止並令通行使如川鈔引法　東南十監歲鑄凡二百八十九萬緡而歲闕銅二百餘萬斤詔尚書省措置　大觀初詔止令京畿鑄當十大錢餘路並用小平錢　政和初改當十為當三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西北以中國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二鐵錢詔從之尋又命陝西轉運許天啟鑄夾錫當二及當十大錢　四年京西北路提刑宋喬年請於汝州魯

山縣興置錢監及河東北京西陝西諸路十八監鑄夾錫當二錢從之　尋詔夾錫錢通行天下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錄鐵錢亦然

六月中太一宮火

復湟州

先是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萬乞進兵上止之既而厚奏可保萬全遂聽焉會禁中火上以手札止貫貫視之遽納靴中厚訪其故貫曰上趣成功爾遂遣

統制官高永年與蕃將新知熙州李忠權蘭州姚師閔及熙河諸將辛叔獻等九人提兵分道並進希巴烏錫羅薩勒誘羣寇拒我師我師稍衂厚等休士鼓行而前連日大捷希巴烏等遁去而竒凌等二十一族及蘭藏等皆來降既而大軍畢至王厚率諸將盡銳攻城三日拔之并復管下城寨一十所尋論功行賞蔡京等並進官曲赦熙河蘭會路　明年春上御端門納懷德降封安化郡王蔡京言熙河措置邊事司

奏收西寧州招降到錫木阿爾大酋領青唐偽宰相貴鄂雅等約千餘人自蘭州至闗沿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洛河至西寧州管下宣威城青海薩納克威朗博雅東南直趨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自洮州取龐公原循山後出懷羌來羌城沿黄河至來賓城過策凌沁納木沁南抵京玉闗幅員疆境五千餘里計二十萬户今懷德將蕃界一帶人户幷諸處城寨獻納共二十七處各相去四五程或七八程並

乞納土歸朝率百官表賀　大觀二年春賜河南蕃
首溪賨羅蒙姓趙名用中封兩使留後
秋七月學士院火
詔毋以戚里充執政
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親為執政官三
省世世守之著為申令
八月張商英罷
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同為講官雅相好及是言

多不合商英言京奸邪有才爲相國志在逄君等語
中丞石豫御史朱紱余深以爲張商英非所宜言且
論商英元祐中嘗爲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禾篇又
作宣仁聖德頌及任開封推官日撰祭司馬光文并
交通宦官圖爲右相於是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
黨籍未幾改蘄州
九月置醫官
定選階

從刑部尚書鄧洵武之請也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事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詔諸州立黨碑

詔以御書元祐奸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立石刊記　時有長安石工王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

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光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書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尋又詔置黨籍及上書邪等人姓名籍於州縣學

置崇寧寺觀

蔡京以聖節甫近乞令諸州置寺從之　尋又命節鎮置觀及至政和初寺觀並改天寧萬壽觀尋又改

神霄玉清萬壽宫

立考課法

凡三十條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

令諸路分造河北五十將器械於京城置都大提舉製造軍器所以領之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置河北兵器

及兵車萬乘云

十二月新法文字許徑上省

詔見行新法如茶鹽香藥市易錢法學校邊事文字許

直達尚書省

祧宣祖

詔及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初有李沖元上書言元

符末不祧宣祖為不當又以哲宗不得為一世詔下

其議而侍從官皆是沖元之說至是三省奏本朝自

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為一世祧遷之序典禮有稽而太常寺亦言宣祖當祧故也

立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内侍童貫領之

上留意西邊嘗問知樞密院蔡卞鄯湟可復否曰可問誰可將曰王厚可為大將高永年可統兵是春乃以厚為洮西安撫知河州令措置招納尋令權熙河蘭會經略永年為統制官蔡京又言童貫頃十使陜

右畨五路利害與諸將之能否為甚大力薦之遂用
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專切往来幹當至是置司專
命二人主之　趙挺之云蔡京每以復湟鄯啟迪上
上意向之京亦知縁邊之糧兵未可動乃勸上多出
金帛官爵厚誘其酋首来降挺之謂京初不習西事
本末妄以為湟鄯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貪利畏
威相率歸順又以為大隆贊既嘗至中國可指呼而
用之不知其大隆贊已據有河南地豈復肯歸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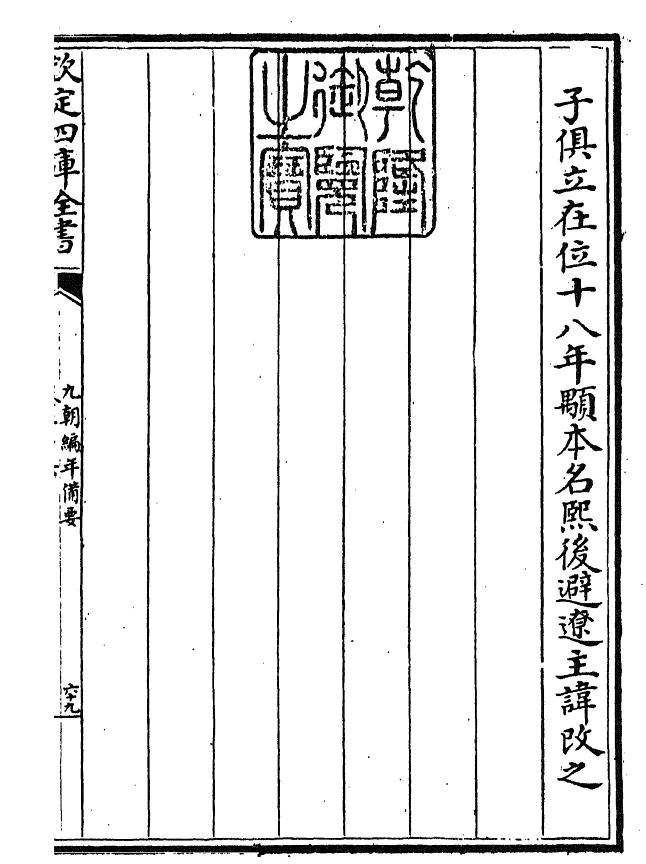
匹夫而都爾伯朗阿克章方為小隆贊謀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漢蕃族五七人或十數人出漢乞以白旗立要約名為招納而已然所給散朝廷之金已不可勝計卒致用兵云　熙河蘭會路尋改為熙河湟鄯路再改為熙河蘭湟路

開遇明河

自真至泗二百餘里分五年畢

是歲高麗王顒死

子俱立在位十八年顒本名熙後避遼主諱改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